投稿邮箱
hnrbzb@163.com

HK 冷暖人间

当母亲老了

■ 颜小烟 我从家里赶到医院的时候，母亲正焦虑不安地坐在病床上，像个手足无措的孩子。一看到我，她立刻从床上弹起来，小步走到我跟前，紧紧地拉着我的手，慌乱感从她的指尖冰冷地直达我的掌心。我问她：“妈，你紧张吗？”她羞赧地点点头，说：“你们不在的话，我还是有点紧张的。”那神情像极了小时候犯了错误的我，总是羞愧地等待着来自母亲温柔的宽恕。

记忆中的母亲一直是坚强不屈的样子，独自挡着生活的风雨，艰难前行，从不退缩。我们或是父亲生病了，也全是她一个人在不知疲倦地忙前忙后，仿佛谁当帮手都无法让她满意。儿子刚出生的那段时间，母亲在医院陪我，因为每天晚上都睡不好，我常常控制不住地把气撒在母亲身上。每次等我撒完气，她会轻声责备：“臭脾气的家伙，也就对你妈你才敢这么为所欲为吧！”说完还要一脸无奈地帮我把被子盖好。从小就被她纵容得一身毛病的我，一遇到她的温柔斥责，就忍不住浑身起毛刺。只要她一说东，我肯

定要忤着她往西走。可即使如此，她还是一如既往地用她的包容，原谅了我所有的缺点。

父亲生病的这几年，她随着我们东奔西跑，从一家医院换到另一家医院，衣不解带，一声不响。怕我们累着，她每次都要求看守前半夜，后半夜如果不是我们自己醒来，她就一直静静地守着，一脸安详地看着我们熟睡的样子，一如很小很小的时候。也就是从那时起，一贯要强的母亲渐渐地服软了，她知道孩子们都已经长大，她也明白了很多时候她是无能为力的。在漫长的陪护父亲的时间里，她终于学会了躲在我身后，寻求我们当她的保护伞。

陪在母亲的身旁，我既能感受到她希望手术快点到来的急切，又能感受到她对手术即将到来的恐惧感。我

只好一遍又一遍地安慰着她，直到她还是一如既往地用她的包容，原谅了我所有的缺点。

回到病房她就一直说冷，我把被子紧紧地裹在她身上，我知道那是害怕带来的寒意，我了解从手术室里出来的那种彻骨的冷，它需要足够多的温暖才能慢慢化解。于是，我轻声地与她交谈，在与我的对话中，母亲的声音渐渐变得平和，脸上慢慢露出了祥和之气。那是我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靠近母亲的睡眠，这么多年来，我从未注意到皱纹已爬满了母亲的眼角，她的呼吸声竟然带着婴儿一般的香甜。黄昏安然地降临，霞光铺就了天空。当夜色渐渐织上天空，我突然想起了《怀念母亲》这篇课文，每次讲

它的时候，我都会抑制不住地泪眼婆娑。确实，在此刻，我仿佛成了世间最幸福的孩子，可以安然地守候在母亲身旁，看她静静地入睡……

夜里翻身，捂着嘴打了一个小小的喷嚏，怕惊醒母亲，便一直僵着身子不敢动。未曾想，母亲竟偷偷地把她被子退下来整个盖在我身上。我故意生气地把被子还给她，她不肯罢休，说：“要不，你去柜子里把外套拿出来穿上。”要是从前，我肯定想都不想就忤逆她，故意跟她对着干，可如今，我突然顺从了她，乖乖地从衣柜里把外套找出，穿上，继续睡。母亲轻声唠叨了几句，竟得意地笑了起来。我叫她好好休息，她说怎么都睡不着，我问她是否在为下一次的手术担忧，她沉默了一小会。我爬起来，把手伸进她的被窝，握住她温暖的手说：“妈，别怕，不管什么时候，都有我们陪着你！”母亲微笑着对我点了点头。

东方欲晓，护士进门把天花板灯打开。洗漱之后，母亲叫我帮她把椅子搬到阳台，我默默地陪着她，一起看着远处的山，看它们在晨曦中一点点地亮了起来。

HK 流年剪影

重走兵营地

■ 江龙光 多年前的一个个战友。七班长叶保坚，那时我们一起从一排被提拔到三排当班长，他器械操作特别强，单杠、双杠、木马的腾空动作，在我眼里，一点都不比国家队的姿态差。九班的占尊练，入伍的所在地与我紧挨在一起，一个在农场，一个在农村，他入伍前就是中共党员，民兵营长，可入伍后甘当士兵，无怨无悔。八班我的战友岳茂茂，他来自遥远的山东，在步兵连学军事，虽无灵、快、活的身体条件，但他舍得用几倍的力气来弥补自己的短板。在我退伍离别的夜晚，他一夜无眠，半夜就爬起来帮我挑行李，踏着坑洼洼的山路到团部集中。天亮时，他和我抱抱话别，对着鱼肚白的东方，他泪眼婆娑地对我说：“班长呀班长，刚刚我们一起走过黑夜，又一起迎来黎明……”我不忍心让他看到自己的泪眼，下意识抬高脑袋，对他说：“铁打的江山流水的兵，流水的兵永远不会忘记流血流汗的兵营地！”

团部在看电影之前，有时会在灯光球场进行篮球比赛，那一次我们一连对团直连炮，人家个子平均比我们高出半个头，我们咬牙追分，打得十分胶着之际，我在抢篮板球过程中头部被撞流血，被换下场。此后我队的比分落后于对方，在双方排山倒海般的加油声中，大比武出身的老连长吴孔锡走到我跟前：“小江，好点了吗？”尽管额头贴着厚厚的止血胶布和缠头绷带，但我向连长表示，叫暂停，我能上。重新上场后，我拼尽全力，抢断、投篮，甚至还有助攻，观众都戏称我“白头翁”。终场哨响，我们从原来的落后八分到最终反超三分，锁定了胜局。赛毕回连队，还听连长在门外大讲着“人生能有几次搏”。

返回城市的小道上，我还在回忆“激情燃烧的岁月”，一座颇高大的陈旧建筑物已从右边闪过，儿子忙问我这是何物。啊，那是团部的大礼堂。考虑中午已过，饥肠辘辘，我不想让他倒车了，但懂事的儿子还是减了车速，一边倒车一边念着“来一趟不容易啊”。

HK 食话琼崖

花生

■ 钟穗 花生，又叫“落花生”或“长生果”。作为一种耐旱作物，花生喜欢松软透气的沙质土壤。播下种后，不到一周便会扎根发芽，并很快冒出绿色小叶。过不了多久，它们又开出从小小花来。

花生的花很漂亮，杏黄色，好似轻巧的蛱蝶，总是羞涩地隐于簇叶之中。只是花期很短，朝夕夕萎，却从花茎中长出一枚紫色的针来，一根顶端带着生仁胚胎的稚嫩而顽强的针，随着子房柄伸向大地母亲的怀抱。

天干地硬，其耐心待雨；沙粒石子，它见缝便钻，直到觉得可以不伸了，便横在那儿长。为了使果仁不受细菌的侵害，它那膨胀的针尖逐渐发育成带壳的长形果实。待到秋风一起，梧桐叶簌簌落下的深秋季节，果实便成熟了。

与地下作物家族中的其他成员不同，收获花生是无需挖的。只要掘开泥，连根扯起一排，再轻轻一抖，随着沙土的散落，一串串长得圆滚滚、胖乎乎的花生便荡在根部了。

便成了古今中外嗜酒者的爱物。一箸花生米，一口酒，一搛一仰脖间，尽是自然美妙的韵律，整个人都浸入那特有的清甜香中了。

早年吃得比较少的是盐水花生，那是因为干制花生比煮花生的存放时间要长。水煮的花生，须得尽快吃完。但在花生稀缺的日子，谁又舍得如此奢侈和大手大脚？

盐水花生一定要用那种尚未褪去泥土稚嫩清新的新花生，隔年花生的味道就差了一大截，特别是那股清甜气息与干制花生不同，盐水花生完全不脆，也没有油润润的快感。欣赏盐水花生，需要一个灵敏的味觉。细细咀嚼下，缓缓感知那种韧韧的口感，微微的咸鲜和渐次展现的一缕缕甜津津的香味，伴着回荡起的田园泥土的清新芬芳，一层层在舌尖上铺陈开来的意境，很值得回味再三。

如今的我，依然很喜欢吃花生。常于闲时，来上数十颗炒花生，不紧不慢地剥着，悠悠淡淡地啖着，遥想当年清贫却又令人怀念的时光，恍然间，不知今夕何夕……

HK 世说新语 一个新身体对旧身体的打量

■ 王向威 前些习惯地站在体重仪上测体重，眼前的数字和十三年前大学入学体检时测出的体重数一模一样。十几年来，对一个“肉体”意义上的身体来说，这可能是唯一一处没有发生变化的地方。

来到异乡读大学，一直到现在，还留在异乡，这种在别处的生活状态看来已很难逆转回去。离开农村老家到县城读书时我十三岁，这之前只有极少的三四次机会（跟着母亲或父亲）去县城看看，但每次连走马观花都称不上行程，往往截取一两条街道或某个医院某个商场的片段，始终无法连贯起来形成对县城的完整观感，印象自然模糊。如今在异乡别处的生活时间和在老家的生活时间完全相等了，如果再加上在县城读中学的几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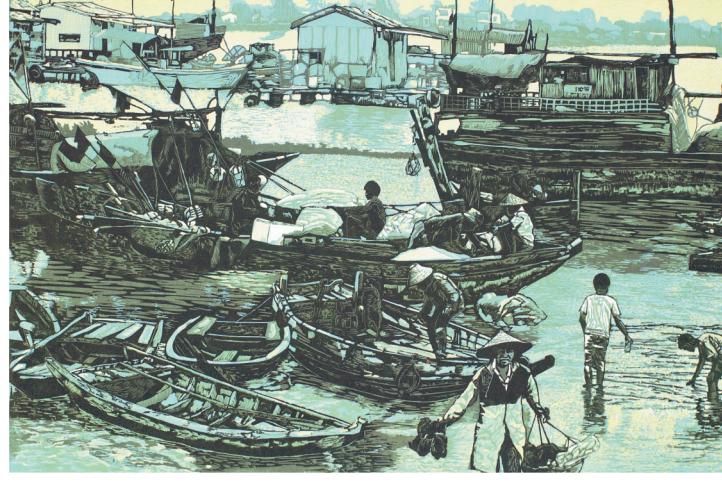
者就远远多于后者。作为变量中的前者一直在增加，后者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确定值了。即便和十三年前相比，变化也让人吃惊，今日之我与当年读大学时从老家来的我之间，哪些发生了变化？口音变了，原先满口的老家农村方言像是被淘汰了一次，很多词汇已很难想起来，意义的表达获得了新的频道，小时候作为学习对象的词典，它里面的词汇涌动和奔腾起来了；知识结构越来越书本化、抽象化，不是一种建立在乡情、风土、本土上的文化浸淫，而是越来越趋向一种与外界相同知识构建下的交流与发声，这是一个在异乡长时间生活仍感无法融入当地生活与文化的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一个缩小的回到自我的日常，知识和经验成了前行的两翼。紧跟着身体出现的这些变化，隔了十几年光景和几百公里的距离，也终于多少获得了

对故乡来说，自己慢慢抽离出来之后，加上近二十年来它翻新似的重建变化中自己长时间的缺席，它越来越变成一个“非主观化”的存在，被冷静地观看和书写着。对一具肉体来说，除了体重，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就好像一个容器，在几十年中，容量未曾增减，盛放的东西却不停地更新，只能在接收新东西时再倒出一些旧有的，而它们曾经在容器中停留时留下的痕迹，构成了记忆。记忆几乎是一个神奇的东西，在一个人的身体内，它累加、变多，成了唯一一个不影响体重变化的因素。

它的時候，我都会抑制不住地泪眼婆娑。确实，在此刻，我仿佛成了世间最幸福的孩子，可以安然地守候在母亲身旁，看她静静地入睡……

夜里翻身，捂着嘴打了一个小小的喷嚏，怕惊醒母亲，便一直僵着身子不敢动。未曾想，母亲竟偷偷地把她被子退下来整个盖在我身上。我故意生气地把被子还给她，她不肯罢休，说：“要不，你去柜子里把外套拿出来穿上。”要是从前，我肯定想都不想就忤逆她，故意跟她对着干，可如今，我突然顺从了她，乖乖地从衣柜里把外套找出，穿上，继续睡。母亲轻声唠叨了几句，竟得意地笑了起来。我叫她好好休息，她说怎么都睡不着，我问她是否在为下一次的手术担忧，她沉默了一小会。我爬起来，把手伸进她的被窝，握住她温暖的手说：“妈，别怕，不管什么时候，都有我们陪着你！”母亲微笑着对我点了点头。

东方欲晓，护士进门把天花板灯打开。洗漱之后，母亲叫我帮她把椅子搬到阳台，我默默地陪着她，一起看着远处的山，看它们在晨曦中一点点地亮了起来。



《港湾之晨》(版画) 李青 作

HK 浮世绘影

绿满阳台

■ 龙秋华

楼是一栋普通的三层小楼，四周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日渐包围，小楼显得瘦小、单薄。房是一套简易的三室一厅，小伙子住主卧，我住侧卧，还有一间侧卧空着。

厨房也空着，谁也不乐意做饭，辛苦又麻烦。虽然住在隔壁，我和小伙子很难碰面，更别说交往了。只是每到交房租的时候，他敲我房门告知水电度数，两人分摊金额。没隔多久，又有人搬进来住，一家三口，也是进城务工的乡下人。他们听人一说，看都没看就搬过来了。男人说外乡外地，有地方居住就知足了；女人说只要一家人团聚心里就扎实了；小女孩说只要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就开心了。男人自我介绍说他在一家物业公司当保安；女人自我介绍说她在一家酒店洗碗；小女孩也自我介绍说她上幼儿园大班呢。他们一进来，里面就有了生气。女人一回来就洗洗刷刷，男人也过来帮忙，玻璃擦得明晃晃，地板拖得一尘不染。厨房也派上了用场，满满烟火味儿。轮到休假他们自己做饭，有时候还会炒上几个拿手好菜，叫我们两个一起喝酒。我们也不客气，欢笑就会绽放每个人脸上。

有一天我下班回来，看到小女孩坐在圆桌边上做作业。女人坐在旁边，张开手指比划一只空花生油瓶，拿起剪刀拦腰剪断，油瓶分为二。女人跑去厨房，出来时半只空油瓶里已经装满了泥土，女人端起放到阳台防盗网上，女人折回厨房端出另外半只装满泥土的空油瓶也放到防盗网上，舀出半瓢水，浇透。我说种花啊？她说买回来配菜的生姜、大蒜放久了，发芽了，种土里，需要的时候再拨出来，吃起来新鲜。我说哪里弄来的泥土啊？抬眼低眉，全是混凝土。她笑盈盈回答：同事家在外，最不缺泥土，顺手捎上半袋子来。

隔不久，空油瓶里冒出了绿意。视线再次落到阳台，油瓶里已经葱葱茏茏，空荡荡冰冰的阳台灵动起来，诗意起来。又有一天，女人又剪开一只可乐瓶，削掉上半部分，种上一株含羞草。我边笑边说：含羞草遍地皆是，属于杂草。女人也笑，蛮有意思呢，只要轻轻

触碰，它就小姑娘一般怕羞呢。女人又捡回一些别人扔掉的塑料包装盒以及大口玻璃瓶，又种小花小草，都是些别人丢弃的残枝败叶——半截绿萝，一瓣韭兰，两根白蝴蝶……经她修剪装扮，调养护理，竟然渐渐恢复元气，蜕变成一盆盆花草。下次再仔细端详，含羞草长大了，亭亭玉立；白蝴蝶丰满了，翩翩起舞；绿萝健壮了，摇曳生姿；韭兰开花了，千娇百媚。走到阳台如走进花市，婀娜多姿，妩媚极了。

下班以后，我和小伙子不再逗留外面瞎吹闲逛了，也不再埋头盯着手机里的故事与事故了。早日回来，站到阳台上看看花，浇浇水，拔拔杂草，自觉当起了护花使者。一天傍晚，我发现韭兰花从里藏匿两株清秀瘦瘦的幼苗，不拘一格，左看右看象是苦瓜苗。女人刚好回来了，我指着幼苗给她看，她也认定是苦瓜苗。哪里来的呢？女人恍然大悟，笑出声来：可能是泥土带过来的种子，发芽生根长成苗了。她赶忙找来一只缺边的塑料洗碗盆，装入泥土，小心翼翼移栽过来。女人说它们同我们同病相怜呢，也是流落外乡呢。过了一两个月，藤蔓沿防盗网攀爬，郁郁葱葱，开满了金黄金黄的小花，结满了细细长长的苦瓜。有一天我下班较早，走到门口听见屋里欢声笑语，开门进去看到女人和男人围在厨房里，手把手教小伙子学做菜。小伙子煞有介事，正在有条不紊地配菜呢。女人见我回来，指着阳台说苦瓜丰收，提议今晚吃苦瓜宴。我饶有兴趣学习做菜，采摘几条苦瓜放到砧板上，女人站在旁边教我切丝。我们依据各自喜好做出几道苦瓜菜：凉拌苦瓜，鸡蛋炒苦瓜，清炖苦瓜。我们端坐小小草身旁，边品尝自己的劳动果实边说起苦瓜的好处：营养丰富，去火清心，味道清香……苦瓜做的菜全部完了，我们聊到很晚很晚才回房睡觉。

阳台成为一个小菜园，也是一个花园，四季常绿，花开不绝。有“家”，就会有方向。我再也去外面吃快餐了，小伙子再也去卖外卖了，不约而同地回“家”。做做饭，养养花，种种菜，乐在其中。

只要心里装着生活，简单、平淡的日子，也可以意趣盎然。

投稿邮箱
hnrbzb@163.com

HK 诗路花语

瓶中芦苇

■ 孙文波

红色芦苇，一簇，插入花瓶。点缀了桌子——转着圈，你欣赏。没有注意它在褪色。发现，是第二天早晨的事——它已经浅灰。很奇怪不是？不过，仍然好看。更楚楚动人。这是干枯的过程？可能如此——思想芦苇。这是谁说的？钻进你的大脑。帕斯卡尔，或者庄子。红到灰，内在的变化轨迹，无从窥视只能猜测。生命的汁液从有到无。消失静静地发生。真是神秘。这就是离开，就是自然的意志？——你要生出悲悯心、自责自己的行为吗？当它长在山上，它是自然之子。现在不是了——玩物。人自恋的牺牲品——无线上纲：自然美让位人工美。悲乎？不能深究。深究。只剩下谴责——不如定格。转瞬即失也是意义，使你努力回忆它的昨天，柔美、绰约，好像是少女——不过，你仍然相信它还在思想。它思想的内容：拒绝。

霜降

■ 申宝珠

迷上一个词并抵达它
多么喜悦 柿子也如此
窃窃私语之后 不知那一枚
甜得更接近秋天
啄食它的小鸟只热爱灯笼

蒲公英亦如此 蓦然一场雪
就掩埋了爱情
它的青涩年华在金色里倘佯
为了谁 它临摹太阳的形状
一只蝴蝶在它近旁欲言又止

而我那忙忙碌碌的岁月
倒愿意更多寒霜附着在我身上
一个恍惚 秋风就携了露水
为我种下平凡和醇美

一隅

■ 余芳媛

老旧的宿舍楼，附满时间的藤蔓
墙外的植物进行着无声的战役
灯光下的电线像黑夜的琴弦
匆匆 我与许多人擦肩而过
却想在此多驻足一会儿
让它们也在我的墙上生长
开出花，结出累累的沉默果实
无比地接近那些白白的云朵

故土

■ 何军雄

温暖如初。熟悉的乡音
在故乡的山沟大山久久回荡
飘荡着泥土的芬芳和幽香
一抹蓝，从山顶冒出来

颗粒归仓。秋日的辉煌
在故土的鸡鸣狗吠中升腾
成一种完美无瑕的图画
装点着如诗的乡村

这里盛产乡愁和美味
镌刻着纯朴的乡土与亲情
一览无余的大山上，竖立着
祖辈遗留的土地和根脉

七律·登博鳌观鳌亭

■ 杨善深

凭栏远眺恍仙家，春拂南疆尽翠葩。
映日楼轩萦古道，摇云生态说韶华。
圣公挥海天威壮，玉带锁狂游影斜。
我欲乘鳌冲浪去，龙宫拾梦煮烟霞。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